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達巡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答邊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具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陽方口邊垣奏報疏即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爲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即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雖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勝土水泉應時而出

豈鬼神所輸耶則今昔之虛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邊防者得以便宜行事況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贏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荅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盜事即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微撫臺倉皇奏報致廑
聖問奉
肯查參又不作速具奏此傳公之過也大疏勘報已明諒無回護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時聞人亦有獻

結束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
但暹羅既被其廹挾而受之則此賊尚彌恐暹羅不
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閫使至彼少泄其事
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
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為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
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俟人心既定法令得
行自可化浮移為土著即編為排年可也劉稚亾事
已悉

答司成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司成書極言公苦悰

殊爲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旣歸志已切不可彊留卽屬銓部覆允用遂高致然乘此遵養大畀固有日也

荅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沉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　旨凡大舉征剿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頹靡愞熟剽則以事結納者也俟至任

信至如尊諭戒諭之舊例二司領　勑行事有地方
責者俱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
官嚴限回任又奉有　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
行赴任殊為違抗俟有間但擬　旨行查此等事全
在撫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
外　朝廷安得盡知即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荅宣大鄭範溪言省扈陴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　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
事預為告陳先年　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全道
扈從閣臣皆饋送下隸殊為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項

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緊行停辦若備而不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費旣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荅井蕭巡撫侯被川

承示廕與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第公愛子情深屬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 恩下部議覆乃爲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初亦以科場事革廕後在閣考滿廕子中書舍人例以次子及孫承廕存翁具疏乞 恩蒙 世廟特允

仍以瑎廕此係輔臣特　恩雖不可援以爲例然公以勞邊鎮賢郎昔以幼冲爲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若引罪哀懇　聖慈或亦軫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裁之

荅翰學黃葵陽

禫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梨不敢當輙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茲並捷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弱息又俱竊仕籍殊爲慄慄耳

與浙江撫院

承示拾遺鄭表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
舫部擬罷斥不穀違衆議而薄謫之龍出不穀門下
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爲新甲科不忍遽棄固
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謫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
姓名亦吶吶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旣在降
謫之列他日尚可㵎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
小兒馷修書來言執事辱貺厚禮繄不敢當已璧諸
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庚小兒得追
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便中附謝并布
區區幸惟原諒

答按院王公 劄

鎭江以數百惡少攘背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閫左揭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即衆皆披靡鳥獸散矣乃坐視其橫肆不爲之所反爲之發官帑弛栅欄以苟幸無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閘江北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謂宜重治首惡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答雲南巡撫言沐鎭守安土司事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賑捄及健

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需㕘事情既經所司摘發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　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即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曆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即叅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

稱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内不足
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
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
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為害國亨雖
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為
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禠奪乎
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為之題請了此
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
早為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末減并莫州守亦
并申理今郎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

已令來人覆之遼西事誠如翰示公務各件俱見遠
略諸惟鑒存

答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當典
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
迺　聖恩留諭再三未敢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
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爲　國至忠兒輩寡學
並竊科名猥辱華翰尤深感切

答憲長徐中台

不穀比者抗疏乞歸屢情懇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

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
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
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奬借過情殊
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昌籍高第實出
御筆親題不穀德薄享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
不勝感戢
答宗伯董潯陽
僕之非陋僣𦧈往厠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筆摛
豪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徼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
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

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己羞茲賴　主上聖明中外乂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賈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悼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獎借㦬然盈楮不啻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人汗流洽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階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令兒曹又在世講末僕之於翁相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以㾕輒敢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願重丘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覲仰感　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幄銜恩策馴耀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侈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恆情也正猥以非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息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駑力獲免顛躋乃不蒙俞允致廑　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驅

不止將不知其所終矣屏在門墻幸有以教不腆薄幣階長公而布之台座少致岡陵之祝惟鑒其誠徊曲賜麾存幸甚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與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

用哉辱示畧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乂安　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　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纓日錮歸宿無期觖悵觖悵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

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呈一覽別有專啟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覔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尚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蓋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既密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然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亾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

漠竟無有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豁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爲然也廣西官監事領悉

荅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兒曹忝竊猥辱遣賀深荷雅情厚惠稟不敢當謹領秋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

睿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蓋僕至是可無言已敬
服敬服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　旨加恩銓部以
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
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
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
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書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僕嘗以此入告　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
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特

愛其道所以游君即加銜代陳大參督催爲大畀地
遲同缺先已推補曹銑侯兩淮有缺即用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丈田賑饑擧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
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
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 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
及僅免危亾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
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啟 聖明雖

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儒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 高皇帝懍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 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為務鋤強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已狠言將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 上德矯枉文罔不知我 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唯摭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

歎難勉遵　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宜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為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未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曾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冒謹用返璧幸惟鑒原外黃州問華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

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于文网非其罪也惟仁人酌宥之餘不悉及

與楚撫院王見峰

黄州問華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梟毆父母官爲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爲民比時行法之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爲鄉曲所忌嫉坐以重罪殊爲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戍僕聞而憐之渠有辯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爲末减按院朱君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 旨特

難于翻案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寃枉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 旨致令天下有寃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廕與事銓部據例執奏奉特 旨允從乃異恩也夫 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答乎

答兩廣劉凝齋

八賽奏捷西鎮將士不為無功但其敘錄稍乏乖散諭近日邀功希旨者宜漸約之深合鄙意科中以奏報與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嚮巡撫之不候會本

覘先人奏故有郤殆以私意相窺也暹羅夷使所呈林賊事三件渠來中國數年職爲通事非彼中要人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其放蕩云云似有可采者謾附以備帷籌之萬一非以爲奇也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以弟南歸厚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頗有煩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即枷送錦衣枷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　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

食旅舍盎　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
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歳歸試一毫不
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即亾弟歸亦皆厚給募
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
妄意干凟者即爲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狥
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　吉查朝覲官遣牌
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答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鮮船隻誠於築壩有碍惟早行則兩不相妨
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内官動以遲誤進鮮爲詞必

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盤剥可也武職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荅臺長邵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僉憲昔誠以訊盗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爲眞故徹用不遺今奉教自當置之玅選也

荅承天守備樞使王淶齋

陵工告成費省工堅𢈔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畫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閣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

事不轂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
事豈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衆昌言之馮張亦亟爲
嘆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　皇上矣內外在事諸君
咸嘖嘖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
服前奏陵府校尉即屬本兵議留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土蠻
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
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
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

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畧習邊事俟有缺即補不別推也鎮口堡開礦事公所論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況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尚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帝文三啟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荅江西巡撫王又池

遡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翁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卽昇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兩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復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答石麓李相公

弟違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戴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羅於疏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爲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遺綣珍貺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剪劣[illegible]肩重任恒恐中道顛蹶有

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　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審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使旋草草附謝鄙情薄敬肅具別楮統惟鑒存

答楚撫院王見峯

頃者　陵工告竣仰伏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尚當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狀復如別幅統惟鑒存

一五開之事實林繼務窮詰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刺時佯為不知處行刺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

矣今該道既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內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已葺歲久而不決將來恐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亦難逃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薦咨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簡併之驛傳誠爲省便況君有缺即補必不久淹若俸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即進表一員可裁也

答順天張巡撫

而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　明旨所查惟朝覲遺牌
馳驛者即所叅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與
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始爲隱漏後若再
犯即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頽俗久難驟變
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爲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
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
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
諸君僉奏嚴　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
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頓損故願諸公之毋舍
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

之自不爲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鎮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　勑者則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責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酋亦未赴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劉留任別選獨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沉錮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畧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容於自治以待其變耳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貺已具復所璧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領悉順天撫按奉　旨查覈遣牌馳驛者十餘人而公與焉不穀知之姿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雇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時議何耶　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愼之恃厚以告幸惟鑒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猥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愁修前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即承隆奬以館閣期之今果冒

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虞及耳頃者乞歸寔揣分慮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　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孱弱之軀終不知所税駕矣奈何伻來諗慈闈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順承顏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别楮侑束薄物統冀麾存

荅河道潘印川

所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況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

之代江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覆思之莫如
洋山公爲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掊授
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
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
也留京叅贊重任也　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
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即
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
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過
添註管事駢枝閒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
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

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違部議而請　上行之恐公不達部意敢布腹心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哈酋東行已止深慰懸慮項者奉書謂欲止其行須得真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㸃破而彼心遂悟所謂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順義部衆已離邊圉自此日多事矣願公之留意而熟圖之也

答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即欲據揭併參不穀諭之乃止原揭奉覽葢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已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見德於人而又有果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尚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彊毅而猶若此

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特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答太僕羅聞野

向承示牧地事即一一擬 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糾不得已為請恩於 上薄譴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防于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冏屬疏已屬所司議覆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狥國不勝
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畧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
有在亦自斂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
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
公鴻猷偉略優游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
東粵尤為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
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
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
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
間其勢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

于左右故畧布區區萬望鑒亮査感會用夫馬疏大有裨於民当已屬所司議覆矣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 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艶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

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産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産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産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

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即撤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蔦望俯諒

答兩廣劉凝齋

近得閩中信林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暹羅相疑掠其船五隻走入佛丑海嶼在彼造船此時東浦寨與暹羅合謀圖之欲擒此賊以獻不知的否果爾公但以靜待之不必又差人往圖致生得失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借重閩中已及三載擬將簡置內臺覬以助僕之淺

薄忽聞令先公之訃無任惻怛且二三年間僕將復

有明農之請不能爲　國家早進賢俊置之周行即

歿有餘憾矣惟公罹此大痛不審體中何如幸割懷

以禮自遣人旋草草附唁并以薄奠布之令先公几

前統惟鑒亮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辱翰示領悉閘堡茂等衛有站馬單深爲民害今驛

傳旣淸則此項事似在可省幸查明疏請亦可推之

畿輔諸郡也

答司空陸五台

前沆翰撰至屏手翰情款藹然令人遐想春間扈從
山陵歸乞骸骨乃不獲如願而罷任愈重閣東老特
策鞅不休誠不知所終矣兒書寡學月竊非望伏承
嘉問彌切愧悚厚惠槩不敢當并前沆君所將俱璧
諸使者拙稿未有乞歸本末謾附一覽

又

令歲傳臚小兒郎少時妄對隱士絕無才者也公嘗
盛漢之隆而龍蟄蠖屈不一建立于時得無為兒曹
所誚乎一咲懋脩謹按隱士無才謔語乃是懋脩童子時侍業師高士及五台年伯於坐業師出對示懋脩曰書生宜立志乃即對曰隱士絕無才業師不嗔也但改無無字為多字故一坐盡大

矣也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馭夷之道譬之畜狗馴則飼之驁則箠之箠之而馴則又飼之上谷虜情微與雲中有間向來每從優假以致驕驁若竟從姑息則狂猘無知便謂我畏之而益肆矣今該鎮此處極爲得策足以折其亂萌挫其狂逞且有裨於貢市不小皆受公之成算也承示不勝仰慰人旋草草附復總戎原帖納上

答三邊總督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叛

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
固未之許也彼以順義為之懇乞黽勉從之然一切
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
得請為幸而無復橫覬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
我厚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
延鎮即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
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
延寧之間搗巢趕馬無歲無之彼收畜不得蕃息老
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
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

從事于兀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況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兀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辭懇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赳卿被論破格貫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效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會長客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
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俗至西會所報不虛矣不
穀料此賊必闖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
不得入即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
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
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
賊氣衰墮然後徹示不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
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
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
論戰者亦不全恃乎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

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
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
必不相救是足下之上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
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
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
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
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
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剸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
察軍中如有隱欝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
防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照育而拊循之與最下

者同其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登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殺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懸脩曾記破家時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戚帥相洽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迎進急欲何爲莫非反狀乎用修答曰邊烽警急宗祠或不得堅卧不省部堂意阻今觀先公與戚書留神若此宜人之致疑也然戚擯廢殁後朝議猶以名將稱之錄用其子于是見公道非私比矣

荅藩伯徐中台

承示大監聖公横索驛遞今内官勲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避虜賊有司亦莫之誰

何以其爲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爲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　朝廷之法不可踰越况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爲持法之公也

荅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辱華翰深荷雅情別揭所言驛傳宿弊可謂曲盡大疏卽屬本兵議覆必痛加釐革而後積蠹可除地方蒙利也公事事留心具見忠猷不穀忝辱素愛不勝欣仰

荅潘伯賀濬巷

辱示領悉六合之事撫按俱有行未必盡橅君意也
昨奉　明旨止用迎送一節爲邑令罪僉不深究所
迎送馳驛之人凡以爲執事也况領勅官自合乘傳
于例何違承示追尋往事似屬過疑宦海茫茫萍蹤
遇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擅亦適然耳久之皆成
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
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冰炭
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向者晉中貢士黜者已三
人不穀爲執事慮故急以奉告此自出不穀相爲之
衷亦絕無所聞也楚中徯望已久幸遄發征麾以慰

引領無事盤桓原勘合奉納諸惟鑒存

荅浙江吳巡撫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即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　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勲庸以報知上即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為潔豈　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郤今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

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㦤節非有宿怨深讐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並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槎而去即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　明主在上方翕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于世俗之見以扞當時之文罔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答宗伯董潯陽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温意義甚厚執禮愈下垂奬愈隆甚非淺薄所能堪也捧讀再三感作兼抱兒曹徼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慈修又躐居文孫之首歆揚𧋍粃殊為慙汗聞之申相公云翁年踰七袠鬚髮如漆精神步履漸鋭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如是哉顧經綸之業捲于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矣承惠謹領白粲佳綿餘暇𫋨之主藏推食飽德挾纊懷恩何所報賢郎旋附謝別具俻東統祈鑒存

荅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

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　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畧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閼頭君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而已

答臺長陳楚石

差人至辱手諭一一領悉廵檢官職雖卑關係甚重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察姦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淺鮮也況近奉　旨清查路引嚴謹關防則此官尤

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荅督決江南師御史

承問新舊強犯應決應辯者遵　旨從事無容別議惟中間人非善良而贓屬影響事起株連者誠難便決宜再加詳鞫另作一疏開其可生可死之跡欲殺不忍之狀請　旨裁奪或照恤刑例饒死充軍或姑照舊監候以俟日久或得眞情云云則積年重辟可以開銷然亦不可多也鄙見如此幸惟裁亮

荅大同廵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

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淺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僕也哉夫士爲知已者用女爲悅已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謂知已也而公以知已待僕夫使公誠以僕爲知巳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已者固必有道矣腆覥終不敢當仍璧諸主藏幸惟鑒原

又

黄會縣驁殊爲可惡然聞此會素狂躁無禮倏喜忽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忽猝妄言然非有謀

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徇其請毋激致其怒彼計出氣衰將自斂矣近聞已就覊縻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酋籌驚許觀來文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出氣衰使倆已盡自當入笠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即簡銳擊之

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聞王杷總者頗非忠信
險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
羈紲得勝市不知何時可竣

答張巡撫澽濵言士稱知巳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
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
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
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
引拔者往往用餽遺相報郤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
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

也凡此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酧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承華翰云云類以僕爲知己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冐陳其區區惟執事者覽擇焉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復自暹羅逃去據彼國報雖已喪敗然猶能據島造船爲入倭之計則其勢尚強也瑗山去彼不百里蹤跡易知將坐待而擒之乎抑出奇以致之乎去歲承教謂不出今年必縛此賊在公必有勝算僕不敢遥度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順義并哈酋書領悉黃酋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自騙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爲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

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薊中近來防禦甚嚴昨承教又已申戒之時已逼冬尚無結聚之形或不能大舉然儆備無時敢忘辱教謝謝人旋附此諸番文三件納還

荅薊遼總督張崌崍

辱手翰領悉諗節鉞臨邊邊夷情安妥慰甚黃酋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笠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言惟付之不聞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遠行者聞順義宿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

答陳松谷相公

往者肅帑奉祝妹愧不虔乃辱台翰遠貽深用爲歉謝疏巳如命封進旋奉宸綸春賚書之史冊焜燿百禩矣正猥以疎庸謬肩艱鉅恒有顛仆之虞又久擾魁柄日夕兢兢向者乞骸之請萬非得巳今奉聖諭暫爾羈留明歲將復尋初志焉辱在門墻敢罄私曲

答翰學陳玉壘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諸所奬許雖極爲過情讀之愧汗然於不穀惓惓許國之丹則可謂獨觀其深矣

他年願乞公言銘吾墓焉感謝感謝詢之來使知我
師翁福履茂綏神理愈王耄期之壽勿問可知公昔
者親承　天寵奉尚方之所錫萬里歸歡乃人間稀
覯之盛事寧親之心已無不罄矣簡書有嚴尚當遄
發征塵還事講幄勿復依依久戀庭闈也楚修謹按王瑩起服歷至邦相不肯當葬先公預訂銘墓之遺言以乞文於相國可也而家貧蹤危且恐以嫌疑累相國遂不敢也然相國久已騎箕掛劍之義猶之寡濟而已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華翰領悉近聞青把都白洪大俱遣其心腹人於
順義處議事不知所議何事也幸差人密偵見教餘

冗不悉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正月初五日　上齋宿于文華殿是日大風黃塵蔽天　上遣文書傳諭云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儆備欽此謹傳示左右幸欽遵施行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青酋等見順義本爲己事其言屬夷盜馬云云僕前書奉啟因料其爲託詞也公所以應之極爲得策仰甚黃酋部衆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

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 聖諭方以邊事爲念會華翰至卽封上 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稟報當卽以原帖封奏也若十分要緊事情卽手書無妨惟鑒亮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青酋見順義原爲已事乃索我通事託言屬夷殊可惡也如再來纏擾只以禮拒之毋曲徇其情致墮奸夷之計來諭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爲得策惟公着實行之不徒爲目前支吾之計邊鄙幸甚青酋東

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忝屬可疑已行該鎮防備北路缺未奉　命之先本兵已推董一元此人亦可用也

荅宣大巡撫

前據薊報滿五大等往屬夷營祭神到即入犯其來甚速蓋掩我不備也靑㑹狡詐多端與東虜合從情狀已實但其身未親行故往往用以自解宜時時偵其嚮往以便防禦未可遂信其無他也聞去年黄㑹發作賊問於順義順義亦荅云宣大是貢市地方不可輕動他處我不管推此言之則雖順義亦不能盡

縛諸酋手足也宜帥已屬本兵留用此君論才可用若素行誠為欠端賄求鑽刺皆有實跡先後開府未有不中其餌者今但取其才耳然今後亦須奮勵自檢以保晚節此時宜大無警為將者亦不專取勇敢撫綏士卒繕甲治兵必廉而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諂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寧足賴乎恃公知厚幸惟秘諒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與罰處爲當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爲然今雖罰懲恐亦

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即飛報我知使我得預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即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偵得消息密以告僕即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寃西虜也齎文奉返諸惟鑒存

荅南科吳公瑺

張眞人事委爲過舉初時發自 慈闈不敷未敢驟諫比因大疏至乃從容爲 上言之即荷俯從追回差去內臣然不欲以疏駁命別擬 旨行其實盡從諫官之言也此眞盛德事亦宜令宣之以彰 聖德

餘惟鑒存

荅薊遼總督張崌崍

辱示小甘會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効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于心耳渠去秋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荅之云宜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虜所爲者耶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 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

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即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即令秋土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貢大同高山西于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即夙儆該鎮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會部衆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

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歲入貢亦裁減作賊遼
人不能歸咎于薊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
惟在隨宜審處之耳